



J I E H E

界河

吴宝民◎著

新华出版社

J I E H E

界河

吴宝民◎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界河/吴宝民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66-3064-8

I. ①界…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0648 号

界 河

作 者: 吴宝民

责任编辑: 贾允河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3

字 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064-8

定 价: 5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读《界河》致吴宝民（代序）

宝民同志：

你好！

你我虽然未曾谋面，但通过书信，通过电话，通过作品交流，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你寄来大作《界河》。在炎热的夏天，我连续读了下来，感慨良多。

宝民，你让我为《界河》写个序，实不敢当，还是写封便函寄你，如同我们对面促膝聊天，随意拉呱，谈谈我的读后感，显得又亲切又自然，这样最好。

宝民，看来你比较熟悉别具特色的苏北水乡的农村生活，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农民兄弟和大学生村官；熟悉那里的每寸土地和土地上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熟悉那里的沟沟河河和沟河岸边的鸭棚鸡舍，芦苇蒲草；更熟悉改革给那里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你小说创作的沃土，是你继《北风秋雨》后又推出的长篇力作《界河》的根基。尤其可贵的是，你总是站在农村改革的前沿，以历史和现实相关的敏锐目光，浓笔重彩地描绘农村和农民的新生活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反映他们的心声和愿望，反映他们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和不断地追求净化升华的精神世界，大力讴歌新时代，新农民，新发展，新气象，为农村改革鼓与呼！这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界河》是一部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风俗人情的作品，更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氛围，在这里非常震撼地感到人与大地之间的生存呼应，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在这息息相关的土地上，处理历史与现实、矛盾与困惑、情仇与爱恨、守旧与开放以及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时，都很到位，有张弛，有分寸，往往情理之中，却在意料之外，写出了新意。在写出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大发展大变化的同时，也

暴露出了新的社会矛盾和缺失，以及对弱者的伤害。作品并没停留在这个短面上，而是以浪漫诗意的情怀描绘出火热的现实和更加令人向往的明天，使人畅然。这是读后感之一。

在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你抓住了界河两岸两个村庄世代历史积怨，爱恨情仇，铺展出了历史的风云和改革的潮流在这里涌动和漫卷。使村民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纠纷和争斗，随着时间和场景的推移、巧妙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以及细致的人物刻画，逐步化解矛盾和积怨，终于走上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和睦之路、共同致富的幸福之路，水到渠成地把世代积怨、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界河的鸿沟代之以“顺通大道”、“顺通大桥”，通向世界各地和美好的未来。

小说一开篇，就把男女主人公推出来。田驹和芦花在界河不期而遇。芦花大胆地趟过界河，还说：“谁说女子不能过界河？”

过去的界河，令人伤心和悲戚，给两村村民留下积怨和伤痛，留下伤残和仇恨。在资源纷争中，田驹之父在两村械斗中致残，单二被砍掉一只胳膊，芦花的哥哥被打断一条腿……历史的冤仇，使界河成了怨河、恨河，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鸿沟，隔断了亲情、友情、爱情；隔断了人心和优势资源及共同发展机遇。而今，两村摒弃前嫌，联手对外搞编织艺术品生产，携手饲养鱼虾，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和关联的经济实体，相互关照，合作共赢，尝到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甜头。田驹和芦花、荷花与卢畅喜结良缘；两个视为仇敌的老顽固“固主任”和“守主任”，相互仇视，相互作对，相互拆桥大半辈子，而今也悟出了拆桥和建桥的真谛，带头搭建友谊之桥。拆桥人变成建桥人，恨河、怨河变成了爱河，多灾多难的界河变成宽阔的绿水滢滢的致富河，幸福河！你以哲理的语言、深邃的构思、精巧的布局折射出界河今昔变化，有曲折、有起伏，有思想、有深度，有丰富的内涵，写出了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写到两村共担界河抗洪，修复水利工程，以及张浪舍命救助疟疾的英雄行为，都十分真切感人，有利化解矛盾和积怨。作品展示了丰富的人性和广阔的人生。这是读后感之二。

其三，我要说说界河的人物形象塑造。你的第一部长篇《北风秋雨》是中国不是最早也是较早反映知识青年村官的好作品，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界河》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两部作品故事发生之间跨度达30年。但都是写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的，可以说是姊妹篇。两相比

较，不难看出你一向热爱并关注农村以及大学生村官的情怀，盛赞他（她）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年轻，有文化，有抱负，有信念，有激情，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愿为农村改革奉献美好青春。他（她）们值得作家关注和赞扬。比较起来，你在这两部作品中所着力刻画的男女主人公——苏梅、田驹、芦花——形象比较鲜明，性格比较突出，血肉比较丰满。《界河》还写了一些骨干人物，也可以说是主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蚊子整天晃着个小脑袋，跳着麻杆似的两条细腿，爱卖关子，爱说调皮话，说话总是哼哼唧唧的；篓子可是个人物，整日眨巴着个小眼睛，捻着光秃的下巴，掐指会算，油嘴滑舌，牵线说媒，一肚子坏点子，又爱占个小便宜；单二在两村械斗中因失掉一条胳膊而以“功臣”自居，整天甩着个空袖筒，挑唆村仇家恨，播弄是非，好耍无赖；自称“浪里白条”张顺的后裔的张浪，嗜酒如命，为人豪爽仗义，舍命救人，精神高尚。再如编织能手白莲、巧燕，小学校长荷花，珠圆玉润的胖嫂，花言巧语、卖弄风骚的寡妇荣，油里盐里都想参合总是不讨好的疤痢等都描写得有声有色，其神情行动似在读者眼前晃动。

宝民，你的作品体现出一种亲切、质朴、明净且具有苏北水乡特色的艺术风格。亲切得如同久别的游子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激动感慨万端；质朴得像似眼前一丛丛苇草，无修无饰，蓬蓬勃勃；明净得恰如上映蓝天白云的一泓湖水，没有神秘，没有荒诞，没有诡异，没有魔幻，不随波逐流。还有跑篙小调，情歌对唱，既有江南的情韵，又有苏北的风骨，不能不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从信息里了解你是个有实力的作家，干过最基层农村工作，又干过全县文化宣传工作，写过、画过、编过，当过记者，当过官员，吃过苦受过累，有相当扎实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以写实的手法加上浪漫情怀，照样写出无愧时代的好作品。是生活培育了作家。

对你今后的小说创作，我提几点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供你参考：一是再加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更加引人入胜。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更要鲜明突出，尤其主人公和主要人物。三是进一步追求人物语言个性化。通过人物语言表现性格特征。王熙凤和林黛玉的语言一样吗？李逵和吴用说话一样吗？《红楼梦》、《水浒》的主要人物，往往听其言就知道他（她）是谁。细读《界河》，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还不够凸显。我记得有一节写村委会争论该不该派白莲、巧燕去芦花村学习艺术品编织技术。向邻村学习编织

技术，本来是件好事，用不着开村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在誓不两立的村仇积怨的背景下却成了问题。你对当时会场的气氛、各类人物的神情、动作、姿态、口气，都写得很精妙，让持不同意见的人物，一个个亮相，当面锣，对面鼓，短兵相接，针锋相对，又插进田思富老汉闯进会场，吵嚷着让儿媳去学习编织技术，情节更显得曲折回还，富于变化。

你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有担当的作家，你在呼吁一种向上的精神能量，去实现人们的幸福和美好。

宝民，我匆匆读完《界河》，几乎未经思索就写了这么多。不是序，是与你面对面聊天拉呱儿。定有粗疏不当之处，尚希见谅。

孙振笃 2016.7.29

（孙振笃：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评论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引 子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来方始休，明月人倚楼。”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相思》中，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樊素，念想其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所愁汴水泗水流不复返，正如爱人所归无期。这种心情是何等凄苦、悲愁相思？

时隔一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会问古时的汴水和泗水究竟去了哪里？

公元前 1600 年夏代到公元 712 年唐代时均有记载“河溢通汴泗”。唐代散文家韩愈有：“汴泗交流郡城角”的诗句，形象地叙述了汴泗在古城徐州城角下合流的情景。直到民国，大大小小的黄患不计其数。其中因战争人为决口多达数起。公元 1128 年，南宋杜充带兵决黄河，自泗水入淮河以阻金兵，至使黄河从北流改为南夺淮河入黄海。民国时期的 1938 年，蒋介石因日本长驱中原，授意蒋再珍带兵在花园口决黄河堤，危害长达 8 年之久。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使本就桀骜不驯的黄河更加肆无忌惮，在华北平原一泻千里。已形成的淮河自然水系连遭其难，相汇相通的汴水和泗水等大大小小的水系无一幸免。

然而黄水却不肯止步……

久而久之，黄沙淤积逐渐增高，较低的地方便积水成湖泊；而苏鲁豫皖交界的低洼地区形成了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汴水泗水下游融入其中，被湖泊和中运河所代替。久而久之，便有了四湖：南阳湖、朝阳湖、微山湖、独山湖。四湖又接纳了来自八方的千百条知名或不知名的细流小河，其中一条名叫界河。就在这条界河两岸，一百多年来，生生息息一代又一代人在此演绎了多少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直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界河两边的田家村和芦花村发生的故事仍叫人百肠千结，又叫人畅然释怀……

这是一个深秋季节，四湖大堤内，早来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扫过湖面，旋即在界河边的芦苇丛中吹起响亮的口哨，林林总总连片的芦苇万马奔腾般地向堤外涌动……

然而，那连片芦苇又好像一道撕不破的屏障……

四湖大堤外，就显得平静温暖了许多。这时，一个美丽漂亮的女青年走到界河岸边，对两岸的田野凝视了好一阵。已收获过秋庄稼的田地，显得高低不平，好像没开垦的处女地。

界河边芦花村与田家村的交织田里，胡乱地生长着还没有收割的芦苇和水稻。

女青年回头向背后的家乡芦花村看了一眼，然后向前方的田家村张望了一阵，这才卷起裤角找一个宽阔平坦的河面趟过去。

趟过界河的女青年情不自禁地笑了，清脆的笑声撒满了界河两岸：“谁说女子不能过界河？”

在村庄的不远处，一个英俊壮实的男青年正在向界河那边眺望。

女青年喊道：“这位大哥，请问你们田家村固主任在哪？”

田家村固主任不姓固，而姓袁名固，十里八村的人们都这样称他为固主任。

男青年扭过脸来，一束睿智的目光投向女青年。

女青年声音依然清脆悦耳：“过去，田家村、芦花村为界河两岸的物产打打闹闹，积怨已久，夏季麦收，刚打闹过一仗，眼下又到芦苇和水稻的收获季节，特来走访你们村固主任……”

男青年看着不远处美丽漂亮的姑娘，突然觉得像神话故事。姑娘二十六七岁，非常成熟的样子，白润的鹅蛋形面庞，被一头黑亮的短发衬托得更加秀美靓丽，极富感情的两只大眼睛溪水般清澈，端正的鼻子，唇红齿白，腮两边浅浅的酒窝溢满喜气。她身材修长，穿着得体，举止大方，有城市的高雅，又不失乡村的纯朴。

男青年发愣了一阵，亮着磁性的嗓音有些激动：“请问姑娘从哪来？”女青年爽快地笑道：“芦花村主任助理，芦花。”

男青年仰脸哈哈大笑：“我是田家村主任助理，田驹。真是大水冲了龙

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田驹……你是田驹？”女青年自言自语着，向田驹径直走过去。

田驹惊异地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芦花，眼前不禁浮现出二十年前的童真时光：芦花村和田家村的孩子们，经常背着家人偷偷跑到界河捞鱼摸虾，他们相识相知，十分热闹。一天，田驹的父亲划着船带着田驹在四湖边撒网，芦花和母亲划着舢板在离他们不远的荷花丛中采莲。两个孩子一见面便开心地玩耍在一起。田驹串了两条鲫鱼送给芦花：“芦花妹妹，回去烧了吃，那才叫香……”

芦花捡了两头最大的莲蓬送给田驹：“田驹哥，接着，刚采摘的新鲜莲子最好吃……”芦花的母亲不愿让他们在一起玩，拉起芦花，一篙便撑了回家。等田驹把其中的一头莲蓬剥开，嫩绿的籽儿溢出清香，还没放进嘴里，转脸却不见了芦花。他便扯开嗓子喊：“芦花妹……”

没有芦花的回声……

二十年过去了，眼前难道是当年孩童时的芦花？问道：“请问你们村里有几个芦花？”

芦花清澈的眸子忽闪着，嬉笑着说：“你猜猜看？”

田驹惊喜地正要说什么，这时田家村头吵吵嚷嚷来了一群男女，为首的是固主任。不由分说，几个妇女拉拉扯扯，拥着芦花往界河那边去。

芦花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按说界河是个记号，两村人不能老隔着一道过不去的河。这样不仅隔了我们的心，也隔断了我们美好的愿望！”

众妇女说：“那就回芦花村问问你们的守主任吧！”

芦花村主任卢守业，大家不喊他卢主任，面前背后都称其守主任。

田驹急忙忙边阻止边说：“她是芦花村主任助理芦花，有工作要事来访固主任，你们怎么能……”

固主任皱了下眉头，用胳膊肘狠狠捣了下田驹，暗哑着嗓子说：“这里哪有什么固主任，快将她送过界河去，不然就出大事了！”

……

2

田驹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悔没有及时留下和芦花联系的方式，说不准这个芦花就是小时他们常在一起捞鱼摸虾采莲的芦花。芦花稚嫩的笑声又响在

他的耳际：“田驹哥，接着，刚采摘的新鲜莲子最好吃……”。接着又传来一个年轻姑娘爽快清脆的声音：“两村人不能老隔着一条过不去的河。这样不仅隔了我们的心，也隔断了我们的美好愿望……”说得真好呀，芦花跟他想在了一块！他这样有一搭无一搭地想着，没了睡意，便披衣起床，向村外走去。四野在深秋清凉的月光里披着薄薄的雾纱，更觉静谧而神秘。他踏着月色来到界河边，隔着界河向芦花村张望，远处月光下的芦花村朦胧一片……

田驹匆匆吃过早饭，决定去芦花村见见芦花，想当面对芦花来访田家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表示歉意。再者也想跟芦花沟通心源，谈谈自己对化解两个村积怨的想法。还没过界河，碰见田家村小时的同学蚊子在自家收割过的稻田里查看冬小麦的苗情。

蚊子哼了声，带着鼻音说：“田驹哥，还是为昨天的事窝在心里？小心窝出病来！”

田驹并不隐瞒：“蚊子，芦花助理思想新，新就新在跳出圈子，趟过界河，求共同发展，我看她行。却来不及和芦花深聊，更没留下联系方式！”

“还不是固主任的两句话把你砸晕了，几个妇女的行动把你整懵了。还大学生村官主任助理呢！就你这应变能力，早晚让你哭着回去。”

田驹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笑，自嘲道：“蚊子兄弟，由于事出突然，我当时真傻眼了。等回过神来，人硬是给扯走了。一夜想来，对人家真有些过意不去……”

“为了那个芦花？”

“不仅是，还有田家村和芦花村。”

蚊子直戳了当地说：“你去芦花村？两村人不过界河你是知道的，特别是女人。当然你不是女人。”

“人家芦花咋就敢趟过界河来？还是找主任洽谈两个村的事！”

“那又能怎样？还不是被拦了回去。”

“你蚊子觉得这样做合情理吗？”

“啥情理不情理，历史留下的怨结，怪谁？当然，要说见个面也不是不可能，要说跟芦花那可不是小时玩家家。你想想看，他们会揍人的。”

田驹反而沉稳而镇定：“有那么严重吗？”

蚊子挠着尖脑壳忧虑了半天，才哼哼着说：“不然，俺陪你一块去试试？”

田驹哈哈地笑了，亮着嗓子问：“蚊子兄弟，你不怕挨揍？”

蚊子勉强挤出一点笑声：“有屁添风，人家揍咱就跑呗。”

这时田家村拖拉机手季响开着辆破拖拉机屁屁啦啦地跑过来，他是来搬运堆在自家田头地边新收割的苇杆子。见田驹和蚊子已趟过界河，晃起膀子，用盖过破拖拉机声的高嗓门喊道：“田驹、蚊子兄弟，你俩多保重啊！不然，我也没那个胆量趟过界河去救你们。”

田驹、蚊子趟过界河，拐弯抹角打听到芦花在村编织厂。

两人直奔过去，离老远，就被门卫黄老头拦住了。黄老头翻着死鱼般的眼珠子，软硬都不让进。

这时，一个六十岁左右的村干部模样的男人从编织厂里走出来，两只不大的小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盯着田驹和蚊子，警惕道：“干啥的？”声音尖而呛，慑人心魄。

蚊子麻杆似的细腿一抖。

看门黄老头赶紧对田驹、蚊子说：“守主任来了，你们有事找他说吧。”

田驹急忙走过去，诚恳地说：“您就是守主任？我是田家村助理田驹，他叫蚊子，特来拜访您和芦花助理。为携手发展两村经济，想听听您和芦花助理的看法。”

守主任猛吃一惊，本能地伸开两只胳膊拦住田驹和蚊子，尖着嗓子呛道：“跟谁携手？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守主任，也没有芦花助理。这里是编织重要基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说着便往外推田驹和蚊子，嘴里还不住地嚷嚷，“黄保卫，干啥吃的……”

看门黄老头赶紧跑过来帮守主任的忙，一边喊人……

蚊子已吓出一身冷汗，拉着田驹就跑。一边哼哼：“都怪季响那张臭嘴。老守这家伙也够狠的，要不是咱跑得快，准挨他们一顿揍不商量。”蚊子麻杆似的细腿跑得有些发软，停住脚。见田驹皱着眉头不言语，便飞快地转了下小眼睛，挠着尖脑壳说：“我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几个孩子在一起爬瓜的事，你常用调虎离山计，叫老家伙找不到北。”

这话并没有提起田驹的兴致，反而引起田驹一阵伤感：“蚊子，提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当时看瓜的李大爷都死多年了。”

蚊子道：“田驹哥，李大爷咱不说，对付黄老头还有老守这些人，就要用点兵法。六韬三略你比我懂得多，三十六计鬼也迷糊……”然后在田驹耳

边小声嘀咕了一阵子。

“蚊子，你这家伙还真有两个鬼点子！不过，这未免有点诡诈。”田驹低头思忖着。

“不，这叫智谋。兵者，诡道也！”

“三日不见，真该刮目相看。蚊子兄弟，改天咱去试试看？”

3

界河边大面积的芦苇还是在大家紧张不安中开始收割了。田家村和芦花村数百名男女，面对着两村交织的田块里生长着的芦苇，已按捺不住收获的万般情绪，又有几分故弄玄虚的张扬。这里的人们已失去常人的心态和平静，吵嚷声和收割的镰刀声响成一片。

有的怒目相对，指桑骂槐；有的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械斗和群斗有可能一触即发。

这时，田驹一条弧线跃到几捆苇堆上面，亮着磁性的嗓子喊：“田家村和芦花村的父老乡亲们，我叫田驹，是田家村刚上任不久的主任助理。你们这样做我感到很难过。夏季打打斗斗争割麦子，秋季棍棒相对争抢苇子，想想过去那些为此死伤的乡亲们，看看致残卧床不起的我的父亲，看看断臂单二叔，再看看少了条腿的苇子哥……那些过去死去的和受伤的，那些现在活着的和以后还要活着的，他们的灵魂和心灵何时能得到安宁？芦花村的主任助理芦花说的好，咱们两个村不能老隔着一一条过不去的河。这样不仅隔了我们大家的心，也隔断了我们的美好愿望……”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如四野响了个炸雷，使所有在场的人惊骇不已，愣在了那里。

也只是片刻工夫，不知谁在故意扯着公鸭嗓子喊：“你这小子算什么东西？羊群里跑出个驴驹子，充什么大个的？揍他！揍废他……”

这声音叫得人耳鼓嗡嗡响，接连向四野无边地扩散开去，惊悸着人们受伤的心头。

人群一阵混乱。转眼间，田驹觉得眼前像虚幻的梦境，有两条渔篙向他劈头盖脸打来。虽说他少时跟西庄上“铁爪子”师傅学过两年拳脚架子，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做到眼疾手快。不过他已警告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冷静克制，不能轻易动手。便仰脸向后倒去……

田驹只觉得脊背一阵灼痛。原来是他仰面倒地时有两三棵长而粗的刀尖似的苇荇子戳进了肉里，血渗透了他的夹衣。随后只听“扑扑”两声，两支渔篙着实地砸在苇堆上，被弹了回去。

“乖乖，险些要了孩子的命！”田家村固主任歇斯底里地猛叫一声，裤裆里便湿湿的，拉起田驹就跑。

固主任亲自驾驶三轮车把田驹送往医院，嘴里不住地骂道：“芦花村守主任呀你个老混账，算你个狠。你一条老不死的狼，我老固不是软蛋，呜呀呀……”固主任一边驾车飞奔，一边咬牙，“咱们走着瞧，老混账，我扒了你的驴皮也算不了完……”

医生边给田驹清理创伤边说：“三处创伤都很深，需要住院治疗！”

田驹呲牙咧嘴地忍着痛说：“我爹多年伤残也没住过院，能替他老人家多疼一点就好了。”

固主任暗哑着嗓子骂道：“你这熊孩子……那年代医疗条件差老天了，不撑也得硬撑！”

这时，龙城县委书记华平和秘书小马急急赶来医院看望老固和田驹。

华平书记关心地问：“老固，小田伤得怎么样？”

田驹赶紧说：“书记，扎了点皮毛，不碍事的！”

固主任干咳了两声：“这熊孩子犟，像他爹，背上戳了几个洞还说没事。”

华平书记又心疼又惋惜地说：“小田呀，省局的工作和农村工作可是天壤之悬呀！田家村又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刚上任就出了这档子事，让你受委屈了！”

田驹反而宽慰书记说：“书记，我最了解家乡的恩恩怨怨，了解父母和乡亲们过的啥日子，所以我来了。想不到的是，认识了小时候的好伙伴芦花村的芦花，也是刚上任不久的大学生村官，她说隔河不能隔断了心。”

固主任一肚子气还没消，又接着往上窜，在县委书记面前不好发作，便压低暗哑的嗓子骂道：“你这熊孩子，还没忘了胡扯八道。”

华平书记却笑了：“老固呀，田驹让我有些感动。年轻人的认识和精神很好！希望他们有所作为。新来的市委徐书记正在高层互访，解决界河边的问题已形成共识，要抓住机遇，要以科学的思想去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小田知道乡亲们过得不容易，还有他们的父母，大家都要想着让他们早些过上

好日子。”

一提到父母，田驹的眼泪就叭嗒叭嗒往下掉。

4

告别县委书记华平，固主任拉着田驹就往回跑。油门加了又加，三轮车屁股噼噼啦啦一路冒狼烟，他肚子里气也消了大半。离田家村小学老远，固主任就暗哑着嗓子喊：“荷花，你田驹哥回来了。”

田家村小学老师兼校长的荷花正在校门口张望，好像已等了一会子，看样子着意打扮了一番。她身材丰腴，面目姣好，苹果似的笑脸上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瀑布般的长发散落在白底红花的秋衫上，人显得非常靓丽。

固主任的三轮车吱吱哇哇几声怪叫，停在荷花身边：“荷花，车上是你田驹哥，你们好好唠会吧。他背部有伤，要照顾好他。我去界河边做工作，县里华平书记他们恐怕早就到了。”

田驹从车上跳下来。老固的破三轮一溜烟地开走了。

荷花掩不住面庞半羞的红晕，急忙去扶田驹：“田驹哥，你没事吧？”话语里几分担心，又有几分甜软。

田驹咧嘴一笑：“荷花妹子，几年不见，出息得这么漂亮。真是女大十八变，差一点不敢认了。”

荷花面带羞涩：“听说爹和你去县医院啦，我在这等你好一会了。伤得咋样？俺来看看。”

荷花说着就转到田驹背后去掀他的外衣。

田驹转过身来，面对荷花：“苇荏子擦了点皮，本就不值得去医院，主任大叔关心，硬是把我按倒车上。”

“应该的。你为田家村受的伤，功臣！田驹哥，去里面坐坐，看看你小学读书的地方。”

田驹感叹地说：“这人呢，容易怀旧，真想回到儿时上学的美好时光。”

“是呀是呀，我有时也这么想！都说童年的记忆伴终生。”

“你还小我几岁，现在都当母校的校长了，我这才明白啥叫时光如梭！”

“时光真快，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不怕你笑话，俺这个校长光杆一个。”

“难为你了，又当校长又当老师！”

“没办法，人家都不愿来这乱子窝。希望田驹哥以后多关照母校！”

“咱们自家人，就不客气了。”

荷花点点头，深情地看了田驹一眼。

两人边说边来到院内几间低矮的校舍前。在田驹的记忆里，校舍比以前更破旧了，屋沿边脱了不少盖瓦，被雨水冲刷得水痕一道道的，上边长满了青苔和乱草。

屋里潮湿晦暗，有四五十个孩子在“哇啦哇啦”地念书。

荷花为难地说：“这两间是一二年级的合班，挤了点。另两间是三年级。田驹哥，不瞒你说，前几年县里搞小学校合并，政府拨专款建学校，咱们小学划归七里湾小学，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校舍。可是学生家长都嫌离校远，耽误不起这功夫不说，也不安全，因此咱们这些孩子和老师都没过去。旧校舍村里拿不出钱来修缮，群众又不宽裕，只好将就了。县教育局几次派来教师，都嫌条件差，走马灯似地换。这不，最后还剩我光杆一个。”荷花一边解释，一双会说话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时不时地瞟田驹一眼，像有很多话要说。

田驹感慨道：“荷花妹子，以后忙不过来招呼声，我替你代几课。”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土砖灰瓦的教室和那些孩子，好像自己又回到了童年。

荷花激动的大眼睛泪花闪闪。她想握住田驹的手，可是她的手却没有伸出去：“田驹哥，先谢谢了！”

田驹离开小学校时，荷花望着田驹的背影，突然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想喊住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喊出来。

5

田驹一回到自己的家，心头就感到一种沉重。一所破败的院落，破败的样子好像已住过几代人，又好像早已无人居住。歪歪斜斜的院墙是用苇材圈起来的。三间堂屋低矮破旧，曲腰弓背，雨痕斑斑，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十年前因制止田家村和芦花村夏季麦收纠纷被误伤致残的父亲，躺在里间一张板床上呻吟着。屋里很阴暗，有很重的潮湿霉气的混合味。

田驹走进堂屋，坐到父亲的床沿上愧疚地说：“儿子没能很好地孝敬父母，二老却为儿子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

躺在板床上的父亲痛苦地抽搐着，怒气不息地骂道：“不孝之子，你还嫌爹毁得不够惨？你枉费了爹娘多年的心血！”

“爹，你听孩儿从头说给您听。”田驹想慢慢开导爹。

爹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声嘶力竭地吼道：“爹当年也是满腔热血，也想治理好家乡的山河，改变家乡旧的面貌，可是……”

闻声蹒跚过来的驼背老娘，由于长年累月地操劳、惊吓、郁闷，变得更加苍老。她做事小心翼翼，说话声音很低：“孩子，你爹出事后，这家还像个家吗？这日子过得还叫日子吗？供你上大学家里老底都倒光了，欠下不少债，还不是为了让你离开这是非之地？只要你日子过得顺心，爹娘死也放心了。娘求你早早离开这个家！”娘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田驹的心被娘的眼泪哭痛了，被爹的怒骂揉碎了。他站起来扶娘坐在床沿上，安慰爹娘说：“儿也这样想过，但儿心里放不下爹娘。您二老不要伤心，也不要担心。我回来也不是和人家打架斗狠，而是要和乡亲们一起建设一个和谐的新农村，让大家都能过上富裕安生的好日子。”

爹不愿听儿子的解释和分辩，甩过来硬梆梆的几句话：“不知深浅的东西，看爹一辈子活得这个熊样子，就差去跳坑了，爹娘算白养活你了！爹不想再看到你，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娘的手哆嗦得厉害，声音颤抖地说：“孩子，多年来，爹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眼前俺和你爹都黄土埋大半截的人了，也不怕啥了，你又掺和进来，让俺手捏着心。儿呀，离开爹娘伤心痛苦的地方，远走高飞吧！”

田驹的心像吊在那儿被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着。他向爹娘倾心诉说：“芦花村一个叫芦花的姑娘，小时候我俩相识相知。现在她大学毕业工作后和我一样回村当了村官，她想的和去做的和我的几乎一样。爹，娘，看看人家一个女孩子，我一个大男子汉……”

娘好像听出了什么玄妙，呆了半晌嗫嚅着说：“儿呀，如果是这样，要快刀斩乱麻，这可是要命的事。”娘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声音再小些，不愿让爹听到。

爹还是听到了什么蛛丝马迹，一声连一声地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你娘不是吓唬你，……你们……找死……”

6

爹娘的苦衷田驹能理解，爹娘的心事田驹比谁都明白。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对党的忠诚也可，对事业的进取也罢，特定的环境下历史留下的痼疾